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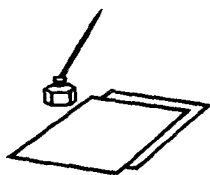


商品惊魂

徐世英·文
麦荣邦·画

繁华街道上，某食品店与鞋店对门。为了宣传店中所售商品，招徕顾客，两店都在门前立起醒目的宣传牌。食品店写着：“儿童肉松、老人肠……”鞋店写着：“人革鞋、男牛、女猪……”

商品的名称要能准确地揭示该商品的特性。如果将适合儿童食用的肉松、适合老人食用的灌肠，以及人造革皮鞋、男式牛皮鞋、女式猪皮鞋等作上述称呼，不是太吓人了么！



咬文嚼字

1998年9月

第九期

(总第四十五期)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编辑部电话:64372608-205

邮购部电话:64372608-251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 字数43 000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46-007-1/H·60

定价:2.00元

目 录

语林
漫步

- 闲话书名 祁 戎(4)
由《“橙子”没有脚》想到的 欧公柳(6)

众
矢
之
的

第九号战报

- 《共产党员》1998年第4期编校差错 (7)
会标辨 张富英(7)
朱镕基何时任总理 叶才林等(8)
是31不是30 万木丹等(8)
谁向谁“订阅” 高 良等(9)
同音的陷阱 胡 哲等(10)
叠床架屋“这其中” 何海工等(11)
关联失调 刘尚宝(11)
主动?被动? 刘尚宝(12)
“得以”没有否定式 杨 光等(12)
顾此失彼 屠林明等(13)

语坛
掌故

- 古代的“无错不成书” 洪丕谟(15)
“洪宪”成了“洪害” 周德茂(17)

书
林
指
瑕

- 关于一副对联 继 苏(18)
“志学”怎能称“晚年” 景 力(19)
如此封面 黄水娥(20)
书名差错三例 张子才(21)
“圯”和“圮”不能相混 剑 啸(22)

校园
丛谈

- 释“呼不得” 宗茹凤(23)
“中”“纵”不同音 科 峰(24)

字
里
乾坤

- “笈”的来龙去脉 刘乃叔(25)
“耐”与须发禁忌 余彦焱(27)
家族的主祭者
——“兄”与“祝” 袁胜红(28)

工
作
室

- 请问“编辑部”：“葛玲”是谁? 蒋孝达(30)
“不足为外人道”的“为”怎么读 春 峰(31)
“钉”字的读法 潜 流(32)
“扁舟”不 biǎn 何培刚(32)

语
言
春秋

- 都市流行语漫谈(四) 高 虹(33)
“孽债”是什么债 刘民钢(39)

解
字
谜

- 点戍划戍戍中空 省 庐(40)
大熊猫与小熊猫 张建康(42)

史
话

- “汗牛充栋”与“滥竽充数” 陆勤富(43)
孙传芳在何处被刺杀 闻 喜(44)
辞达而已矣 凌 乙(45)
尽占、仅占、竟占 袁 詨(46)

语
苑

- “司空见惯”不能带宾语 谢礼波(14)
“中华鲟”不能拆开 汤志鸿(38)

文
苑

- “字痴”趣问 裘其音设计(47)
《文史常识十六题》答案 (48)

自
然
谈

- 商品惊魂 徐世英 麦荣邦(1)

顾问 胡裕树 张 斌
濮之珍
主编 郝铭鉴
编委 李玲璞 何伟渔
陈必祥 金文明
姚以恩

特约编委

汪惠迪(新加坡)
林国安(马来西亚)
田小琳(香港)

责任编辑 唐让之
发稿编辑 韩秀凤
责任审读 郇仁琰
封面设计 官 超
特约校读 王瑞祥



闲话书名

祁戎

契诃夫曾经说过，随便给他一个什么题材，都能写成小说，比如台上的烟灰缸也行。然而，他有时却为作品取名字绞尽脑汁。一次，他把刚完成的小说取名为《一个故事》，后又改为《庸夫俗子们》，想想不好，再改为《伟人》，但总不满意。直到发排前夕，才突然想到用《跳来跳去的女人》。这个篇名，把作品中主人公伊凡诺夫娜的轻浮性格，刻画得维妙维肖。

翻开中外文学史，类似契诃夫这样在篇名、书名上咬文嚼字的作家，不乏其人。外国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中国的茅盾、老舍等人，都有这方面的记述。著名散文家秦牧先生曾说，他写千把字的文章，不过两三个小时，而取一个书名，有时竟需苦思终日，间或还把想到的各种

题目，都一一列在纸上，反复推敲，“择优录用”。他边说边扳着手指：“《艺海拾贝》《语林采英》《长街灯语》《晴窗晨笔》……这些书名没有一个是信手拈来的。”

漫步书市，一个个耐人咀嚼的书名扑面而来，出版的繁荣于此可见一斑；但不时也可见到诘屈聱牙或者不知所云者。这些书名不是缺乏才气，而是缺乏对语言文字的真诚；不是缺乏技巧，而是缺乏与读者沟通的热情。那本大名鼎鼎的《鲜花和》，至今没有参透，且不去说它；日前读到一本诗集：《莫望落叶风天》，不由愣了半天。这个书名，怎么说呢，读来别别扭扭，无论是节奏或是搭配，都有可议之处。说是模仿古典吧，没有古典诗的意蕴；说是追求现代吧，又没有现代诗的洒脱。书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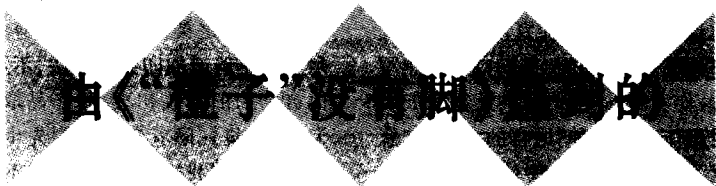
还放着一套作家文集，其中的书名有的叫《旧死》，有的叫《百窘》，也许都是大有深意存焉，但我一读到它，总似乎陷入了一种窘境，仿佛碰到了天书。偶然翻阅，见勒口上赫然写着：作者是“一座语言的迷宫”，如果没有体会过这种“语言的意境”，“您就不能对自己说：我对中国当代小说有一个高层次的认知。”我顿时明白了自己的浅薄。

关于书名，更值得注意的是媚俗倾向。前一阵子，死呀，爱呀，吻呀，欲呀，泛滥成灾，以至出来个《丰乳肥臀》。尽管作者一再辩解“丰乳”代表母亲，“肥臀”代表大地，但丝毫无法左右读者的阅读感觉。某出版社擅自改动作者的书名，推出了《浪女》《浮性》《怪土》《野欲》，由于书名趣味不高，被作者推上了被告席。报载，某教师写出一自传性作品，名为《我的母亲》，写他青少年时代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故事；编辑为了“以广招徕”，大笔一挥，书名改为《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呜呼！如此改动，居心何在？道德何在？

几年前在报上读到过一则孙犁先生的访问记，也是谈书名问题的。造访者对《深夜，我给你留着门》《女人，多么甜蜜》之类的书名表示不

满，孙犁先生随口引了一则材料，说是有一本书，卖书的嫌书名平淡，只肯订二千册，有人说若改名为《女侠三戏道人》之类，销量一定大增。孙犁先生熟谙增加印数的秘诀，不过，他自己依旧不改初衷，将作品取名为《老荒集》《陋巷集》，孙犁先生自我解嘲说：“我这书名，越来越不好听了，看来征订数量是不会多的。”严肃的作家是懂得自尊自重的，这是尊重艺术，同时也是尊重读者。

文如其人，书名也如其人。书名当然要吸引读者，但主要是靠书名所显示出来的学识、功力、风度去吸引。且看鲁迅先生的书名，看似信手拈来，其实却匠心独运，表现出了高尚的文格和人格。有的还两两对照，构成了一个相互辉映的整体。如既有《二心集》，也有《三闲集》，既有《伪自由书》，也有《准风月谈》，既有《南腔北调集》，也有打算写的《五讲三嘘集》。这些书名贴切而深刻，成了鲁迅杂文艺术的一大特色。茅盾先生的名著《子夜》，原名《夕阳》。一名之改，对作品的主题有了更深刻的揭示。与这些名著相比，今天有些书名，却像抹了一脸脂粉的妖冶女子，向读者频送秋波，可留给人们的，却是浅薄和轻佻。



欧公柳

《咬文嚼字》1997年第11期《“橙子”没有脚》文，指出《文艺报》1997年3月1日刊登一幅丰子恺漫画，将画面上清清楚楚写着的“阿寶兩隻脚橈子四隻脚”的画题，排印作“阿宝两双脚橙子四双脚”，硬是锯掉“橈子”之脚（又误将“隻”简化作“双”），令人不胜骇叹！

或许有读者会说：《辞海》[橙]义项②：“同‘甃’。”似乎橙、甃可以通用。其实，古汉语中，“橙”有时固也可释作“甃”并读 *dèng* 音，如《晋书·王献之传》：“乃使韦仲将悬橙书之。”但在现代汉语中，“橙”的这一音读和意义均已消失，不再存在，所以不得援以为据。

从《“橙子”没有脚》不由想到年轻时读过的说部杂著中的两首讽刺白字先生的诗。一首说广东新会县

出产橙子，行商或运至福建贩卖，而将橙子写作“橈子”。于是有人作诗取笑道：

橙与橈兮字不同，
橙添双脚妙无穷。
倘如橙子无双脚，
新会焉能到闽东？

言“橙”字添脚并非全无道理，否则新会的果子何能到达闽东。可谓极尽嘲讽之能事，谐语解颐，令人绝倒。

另一首说有人将枇杷写作琵琶，好事者投之以诗曰：

枇杷不是这琵琶，
只为当年识字差。
倘若琵琶能结果，
满城弦管尽开花。

满城弦管（乐器）开花结果之说，同样调侃得有趣。



第九号战报

《共产党员》1998年第4期编校差错

编者按

《共产党员》是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之一。这一期，恰为该刊创刊五十周年“专号”。本刊全体同人谨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宣部副部长龚心瀚称赞《共产党员》是“地方党刊的排头兵”，《求是》总编辑邢贵思也赞不绝口：“这个杂志办得生龙活虎！”该刊不仅在内容方面旗帜鲜明，党性坚定，而且在形式方面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语言文字同样也十分讲究“认真”二字。

正因为此，我们对《共产党员》的编校质量也格外从严要求。“众矢之的”对一般刊物较少涉及的语法差错，本期就相对集中一点。但愿我们的咬嚼活动，能为《共产党员》更上一层楼略尽绵薄。

会 标 辨

第6页右栏第2段说，会场“正面挂着‘新时期党建研讨暨《共产党员》杂志创刊五十周年座谈会’红底白字横幅会标”。这次会议是本期《共产党员》的报道重点，除了文字，还有图片。然而，将图文对照一下，

却未能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同页压题照片清晰可辨。我们看到的却是：“新时期党建研讨暨中共辽宁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社创办五十周年座谈会”，和文字报道不完全一样。是不是有两块会标呢？好在封二、封三上还有详细图片介绍，可我们看到的“红底白字”均为：“新时期党建研讨暨中共辽宁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社创办五十周年座谈会”。

作为新闻报道,应该忠实、客观,即使如会标这样的“小节”,也不应随意更改,否则,难免会降低新闻的可信度。
(张富英)

朱镕基何时任总理

第31页左栏:“今年春节刚过,朱镕基总理即专程到天津考察再就业工程工作……”

据查,朱镕基于2月14日去天津考察时,职务仍是副总理(见《人民日报》2月16日第1版报道)。朱镕基是今年3月17日由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为总理的。(叶才林)

像这样的时间错位还有两例:

其一,关于《共产党员》杂志社获得荣誉起始年份说法不同。第24页左栏说:“自1994年以来,分别获‘辽宁省一级期刊’、‘读者最喜爱的期刊’、‘中国共产党核心期刊’等荣誉。”同页右栏说:“1995年以来,这个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共产党员》《党员特刊》《党建文汇》三刊连年被辽宁省新闻出版局评定为辽宁省一级期刊。”一说“自1994年以来”,一说“1995年以来”,究竟哪一年?读了本期杨鹤华同志的文章,才知道前者是正确的。
(杨光)

其二,第43页:“当年,12岁的男孩于洪秋,见到周总理后,把当天的日历撕了下来……这页日历于洪秋珍藏了20多年。”

这里的所谓“当年”,从上文看,应该是指1962年。那么,于洪秋珍藏那页日历,迄今(1998年)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不应该是“20多年”)。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只珍藏20多年的可能性,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新的情况。果真如此的话,文内最好加以说明,这样前后文字才能呼应。

(辛南生)

是31不是30

第1页第26行:“我们的刊物覆盖了全国除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之外的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句中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30个省、市、自治区”应为“31个省、市、自治区”。

我国原有31个省、市、自治区。去年4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重庆直辖市。这样,就共有32个省、市、自治区(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因此,除了台湾和香港,《共产党员》应该覆盖全国“其他31个省、市、自治区”。作者可能漏了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因而做错了这道算

术题。

(刘尚宝)

第22页“同贺单位”名单上,列有“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组织部”。这个名称中又出现一个常识性错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三字后面是没有“族”字的。在一份重要的名单里,怎能随意增字“改名”呢!

下一例不仅是常识性错误,而且涉及更为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第28页左栏:“通过该刊物长达两年的宣传,使张志新这一典型从辽宁走向全国,成为‘文革’后第一个为捍卫真理而牺牲的全国性的重大典型。”这话说成张志新是在“文革”后牺牲的了!真是大错。

张志新,1930年生,女,天津人。文化大革命时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遭到残酷迫害,1969年9月被捕入狱。在狱中她坚持斗争,1975年4月被杀害。1979年,即“文革”后,中共辽宁省委为其平反昭雪,批准她为革命烈士。可见,张志新牺牲于“文革”期间。(万木丹)

谁向谁“订阅”

第24页右栏:“……献爱心活动,

全社捐衣、捐被1000多件,捐款20多万元,向灾区党员免费赠阅和减半价订阅三刊2万多份,折价40多万元。”

句中的“减半价订阅”,是谁向谁“订阅”?难道是“全社”(即辽宁共产党员杂志社)向“灾区党员”订阅吗?当然不是。这个句子误将订阅者和接受订阅者掉换了位置,方向反了。(高良)

调错位置的还有一例。本期有两处提到徐惟诚同志,第14页称他是“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第26页称他是“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第一处有歧义,原因是“原”字放错了位置。既然“中宣部”依然存在,就应以第二处的称说为准。(王义林)

奇怪的是竟有明明排好了位置,却又不承认的事情。请看:第22、23页是热烈祝贺《共产党员》杂志创刊五十周年的“同贺单位”的“排行榜”,共列有165家单位名称,最后特意加上“排列不分先后”六字。这六个字不合逻辑。

排列必然有先后。这首先是自然属性,排在上一行的与排在紧挨其下一行的,前者在先,后者居后。其次,排列也必须有先后,这是识读的需要,例如给165个单位分分类,或按地域分,或按单位性质分,井然有序,便于阅读。此外,排列还可能

是故意要排出先后来,比如中央级的,知名度大的等等,往往被排在起首,就以这165家单位而言,排在第一位的是全国党建研究会,它决不会被排在第165位的。因此写上“排列不分先后”简直是“欲盖弥彰”。事实上各当事单位都知有先后之分的。加一句“排列不分先后”,也许是为了让各单位不来计较位序的先后。真可谓用心良苦,却又不合逻辑。

(万木丹)

同音的陷阱

为什么会写错别字?原因很多。其中,跌入同音的陷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文中有一句话:“一次,车间的航车出了问题需要电焊,望着离地十几米高的航车,在场的电工、焊工不知如何是好。”这“航车”一词,不但《现代汉语词典》(含其“补编”和“修订本”)上查不到,而且《辞海》上也找不到。《现代汉语词典》有“行车”一词,注见“天车”。“天车”注释是:“装在厂房上空,可以移动的起重机械。有的地区叫行(háng)车。”根据上下文内容判断:“航车”应是“行车”,乃音

同致误。

(胡哲)

第6页右栏第7行:“会场呈长方形,……”此处“型”应为“形”。“型”与“形”同音,意义有别。“型”指样式或类型,如“大型、血型”;“形”指形状或形体,如“圆形、三角形”。文中描述会场的具体形状,应用“形”。

第9页倒数第3行:“近5点,人们还言犹未尽。”这里且不说用词是否重复,“尤”当为“犹”之误。“尤”、“犹”音同,用作副词时,“尤”作更、格外讲,如“尤妙”;“犹”作还、仍然讲,如“记忆犹新”。这里从上下文的意思看,当是“犹”而非“尤”。

第29页左栏第21行:“一次部分成员参与的研究‘共订共尊’事项活动,并制定了聚会、婚事、丧事、意外、拜年、通联等六项内容的共订共尊章程,……”这里的“尊”与“订”并提,“尊”无疑是“遵”之误。因为章程是共同制订的,自然是共同遵守,而非共同尊重,所以“共订共尊”应作“共订共遵”。此外,句中还有其他语病,这儿就不说了。

(张富英)

第41页“当官便有权利支配或安排一些经济或公务活动”中的“权利”,应改为同音词“权力”。第30页“为全省经济结构调整,维持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利保障”的“有利”,应改为同音词“有力”。

(李栋臣)

叠床架屋“这其中”

第26页和第28页各用了——个“这其中”。

“这”是指示代词，表示近指。“其中”的“其”是文言虚词，这儿也作指示代词用，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那”。因此，“这其中”的意思，便是“这+那+中间”了，显然不通。这是叠床架屋的后果。（何海工）

语言中叠床架屋，形式多种多样。再看本期中的数例：

第24页新华社电讯第3段说：“目前已从最初的几万份，发展到目前的300万份。”

这一句话中，从“目前”，到“目前”，很别扭。如果改为“目前已从最初的几万份发展到300万份”，不是更简洁么？（胡哲）

第43页《周总理“第二故乡”》右栏第4行：“1979年……铁岭市修复了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并设纪念馆并请李鹏同志题写了馆名。”一句话中两个“并”字，读起来很不顺畅。在后一个“并”前加个逗号，再把“并”改成“还”，岂不好些！（王连杰）

第36页《答询》中有一段话：“《实施办法》规定，1998年1月1日至

2000年12月31日期间退休的人员，按《实施办法》规定计算的基本养老金，如果与辽政发[1996]1号文件中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第一条规定计发水平相比，如果减少，其减少部分给予补足。”

句中用了两个“如果”，实为不必要的重复，用一个就可以了。此句有两种改法：或去掉第一个“如果”；或保留第一个“如果”，将第二个“如果”改成“有所”即可。（王义林）

关联失调

第32页右栏：“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单调枯燥的生活，非但没有难住他，却磨练出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

“非但”与“却”是无法搭配在一起的关联词语。“非但”一般用在表示递进关系的句子里，相当于“不但”；而“却”只能表示转折。让“非但”与“却”连用，便不知道表示哪种关系。

句中“没有难住他”与“磨练出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之间没有转折关系，是明显的递进关系。因此，将“却”改成“还”或“反而”就符合作者的本意了。（刘尚宝）

主动?被动?

第17页左栏:“……从全国3824种社科类期刊中遴选出102种被确定为‘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这句话中,主动与被动杂糅在一起了。“遴选”是主动的,根据上文,“新闻出版署”是其动作发出者;然而“被确定”来了个“中途易辙”,由主动变成了被动。其实,“遴选”和“确定”是并列的,都是“新闻出版署”发出的动作,因此,“被”字纯属多余。

(刘尚宝)

“得以”没有否定式

第30页右栏:“归根到底,再就业工作是整个就业工作的一部分,虽然作为重点方面应该侧重抓,但它毕竟不能脱离整体而单独得以解决。”此处误用了“得以”。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得以”条:“[助动]能够,可以。不能单独回答问题,没有否定式。用于书面。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的意见~充分发表。为科研人员创造条

件,使科研工作~顺利进行。由于有了这些条件,我们的愿望才~实现。这次~圆满完成任务,全靠了你们的帮助”。

吕叔湘先生讲得很清楚,“得以”没有否定式。“但它毕竟不能脱离整体而单独得以解决”为否定式,显然用错了。“得以”可改为“得到”。

(杨光)

类似用词不当还有几处:

第7页左栏:姜春云同志“由于……不能参加座谈会了,特别写了一封祝贺信,请贺虎转给与会同志”。

特别,表示与众不同,超出一一般,不普通。从此句及上下文看,写祝贺信的做法没有与人可比之处,故无所谓“特别”;从整本杂志看,写祝贺信的人至少有三位,也谈不上“特别”。因此,句中的“特别”用得不当,宜改用“特地”或“特意”,表示专为某件事而做。第12页“姜春云……不能到会,特意发来贺信”那一句中就用了“特意”。

(屠林明)

封底有一句话:“刊物期发行量从4000册上升到1998年的300万册,遥居全国地方党刊之首……”

遥,表示距离远。可以说“遥遥领先”,却不能说“遥居……之首”。本期有多处说“雄居全国地方党刊

之首”(见第8页、第11页等),那是对的;如果说“高居全国地方党刊之首”,也可。“雄”形容“居”的气概,“高”形容“居”的位置,而“遥”与这儿的“居”完全不般配。(何海工)

顾此失彼

动词和所带的宾语之间,必须注意搭配关系。一般地说,一个动词与一个宾语的搭配比较简单;如果动词有两个,或者宾语有两个,那就会出现二对一、一对二、二对二的复杂关系。行文时,务必注意前后照应,切不可顾此而失彼。

先看二对一的差错:

第40页《权力消费——公款流失的漏斗》一文开头一节说:“制止和规范权力消费行为已经成为反腐败斗争中迫在眉睫的课题。”

制止,意为迫使停止,不允许继续。规范,意为作出规定使之符合一定的标准。很清楚,既要“制止”,就无所谓再去“规范”;要“规范”,也就谈不上“制止”。“制止”和“规范”是不能同时用来对待权力消费这件事的。

文中说,权力消费“是指一个人一旦获得某种权力或相应职位后所

拥有的消费权力”,“有其一定的合理合法成份”。既然如此,说“制止”权力消费是不恰当的。这个“制止”宜改为“限制”。限制,不许超过规定的范围之谓也。“限制”与“规范”才是相容的。(屠林明)

再看一对二的失误:

第41页左栏:“公家……还给我配备了轿车、司机,配备了手机和较好的办公条件。”

“配备”的对象通常都是比较具体的东西(包括人力和物力)。因而,第一个“配备”与宾语“轿车、司机”都能搭配;第二个“配备”只能跟“手机”搭配,却不能与“较好的办公条件”相配合,这又是顾此失彼。可改为:“……配备了手机,创造了较好的办公条件。”(陆 仪)

至于二对二,那情况就更复杂了。

第35页右栏:“……必须进一步明确和执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

此例中前两个动词“明确和执行”和后两个宾语“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搭配。其中,“明确”和“目标”、“政策”,“执行”和“政策”都可以搭配,但“执行”和“目标”则不能搭配。“执行”是实施、实行的意思,它一般

是和“路线、政策、方针、纪律、任务”等词搭配，而不能和“目标”搭配。所以上例应改为两个分句：“必须进一步明确建设有中国特色……政策，并执行这些政策。”

有时，即使是一对一，也会出现
问题。

第36页第一句话：“本刊今年第1期（总第430期）刊出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的基本精神后……”

“刊出”即在报纸杂志上登载出来的意思，登载出来的东西都是具体可见的。所以“刊出”只能和“文章、文件、作品”这一类名词相搭配，而“精神”则是抽象名词。应将“的基本精神”五个字删去。如果刊登的不是“决定”的全文，那可“将‘基本精神’改为‘摘要’”。（李栋臣）

语丝

『司空见惯』不能带宾语

谢礼波

『我们都司空见惯了那种『违者罚款』的告示牌……』（《工人日报》一九九七年九月七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文中『司空见惯』被用作动词，带了宾语。

『司空』，古代官名。唐代孟郊《本事诗》记载司空李绅宴请刘禹锡，席间有歌伎劝酒，刘作《赠李司空伎》诗有『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句。后来就用『司空见惯』表示看惯了就不觉奇怪。

『司空见惯』是个成语，实际使用相当于一个形容词，不能用作动词，更不能带宾语。它可用作谓语句，如『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仍司空见惯』（《工人日报》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走依法治国之路》）；也可用作定语，如『我们过去司空见惯的合同书，虽然也按程序办理，但远不如国际合同那样严密和富有刚性』（《工人日报》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合同意味着什么》）。

本文开头那句话有三种改法：一是在『司空见惯了』后加一『的』字；另一是把全句改为『那种『违者罚款』的告示牌我们司空见惯』；第三种改法最简单，删去『司空』二字就行了。

古代的“无错不成书”

洪丕谟

书籍出错，自古有之，这是件让人头痛的事。《吕氏春秋·察传》说：“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葛洪《抱朴子·遐览》指出：“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关于“虚成虎”，马总《意林》第四卷在引用时，又变成了：“谚云：‘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因此后人又有“鲁鱼帝虎”的说法。以上这些，都是因为字形相似相近而造成的错误。在印刷术发明前，书本流传，基本都靠手工抄写，因此“无错不成书”几乎变成了一件无可避免的无奈事。

形近形似，导致出错，往往造成好多笑话。《颜氏家训·勉学》中有个故事，说是江南有个权贵爱读左太冲的《蜀都赋》，赋里有句“蹲鸱所

伏”的句子，注文“蹲鸱，芋头也”。芋字和篆文羊字字形相似，抄写者在抄写时误把“芋”字抄成了“羊”，因此这位权贵便真的认为蹲鸱就是羊了。一次人家送他羊肉，他非常感激，便在回信里写道：“承蒙惠送蹲鸱……”收信人读到蹲鸱，心里暗暗吃惊，明明让人捎去羊肉，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芋头了？

更加离奇的是，有时竟然一句句子，一字不漏地从头错到脚跟，让人读来不觉喷饭，竟变成了在看笑话书。宋朝洪迈见曾纮书写的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形夭無千歲……”感到无法理解，便取《山海经》来参校，只见：“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方才知陶诗原文，应该是“刑天舞干戚”，竟然五个字全都写错，真也亏他有本事。

古人在抄写中,除了形近而讹,还因为古书直写,经常有把两个字并成为一个字,或一个字拆成为两个字的。年轻时读《战国策·赵策》,有《触荦说赵太后》一篇,文中有“左师触荦愿见太后”的句子,因以用作篇名,原文从古流传到今,直到近年长沙马王堆出土《战国纵横家书》,恰好载有这段文字,原文作“左师触龙言愿见”,方才知道“荦”字原是“龙言”两字在抄写时抄得太近,变为一个字而铸成的千年大错。

除了形近而讹外,同音而讹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如在写稿或抄稿时,经常有把“东”讹成“冬”,“真”讹成“正”,“谓”写成“为”等情况出现。更加不经的是,有时写稿写信,与边上人说话,常常一不小心,还把说话中讲到的字,写进书稿或信件里去。在这方面,古代“郢书燕说”的故事,可称代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悦)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说(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举学者,多似此类。”可谓穿凿附会,歪打正

着。就事论事,撇开《韩非子》寓言题外之意,则“郢书燕说”明显是由同音相讹发展而为同音植入了。

“无错不成书”的原因,除了形讹、音讹致错,还有其他各种粗心致错,以及少数编校人员出于好心改稿而致错的例子。唐朝韩愈儿子韩昶为集贤校理,见史传里提到有一种“金根车”,便认为可能是“金银车”之误,于是大笔一挥,把书里的“金根车”一律改成为了“金银车”。其实,殷朝有种车子,名叫桑根。据说帝王有德、天下太平时,桑根车就出现,古人以为祥瑞。到了秦朝,人们在桑根车上加上金饰,于是就改称为了金根车。“根”与“银”字形相似,韩昶不知古代有“金根车”这种车子,虽然出于好心,但却犯了想当然的错误。

类似于想当然而修改致错的情况,到了明朝,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郎瑛《七修类稿》说,苏东坡《跋和靖诗集》句“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西台差少骨”,有学者以为“西台”当是“西施”之误,便径改为“西施”,不知西台原指南唐书法家李建中,此可为明人“疑者不复注,且径改之矣”的最好注脚。又明末学者顾炎武《日知录》第十八卷说,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金石录